

※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

兩扇窗——懷念楊牧先生

張 力 *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就讀政大西洋語文學系四年級，某日和助教聊到，兩年前余光中系主任舉辦全校性的新詩朗誦比賽，引起校園裏一陣熱潮，可惜余老師在學年結束後，赴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新詩朗誦比賽未能繼續。助教說：「你們可以做啊，系辦支持經費。」我和幾位同學商量後，決定延續此一傳統。

我們仿效兩年前余老師的做法，並由我致函余老師，請其推薦評審。余老師十分高興，推薦了前屆就擔任評審的痺弦、張健、羅門、蓉子等老師，首屆時余老師本人也是評審，這次他推薦了在臺大外文系擔任客座教授的楊牧。我大概是請系辦聯絡臺大外文系系辦，取得楊牧的電話號碼。我在電話中說明，余老師鄭重推薦他出任新詩朗誦比賽評審，我和幾位同學希望能拜訪他，並親自邀請。

楊牧住在金山街靠近信義路的巷內，二樓的公寓門上貼著一張比名片稍大的白紙，上寫著「王靖獻」。屋裏客廳和餐廳連在一起，另有臥房、書房各一，這是友人為他租下的房子，地方大致清靜。

我們幾位政大的同學進屋後，由我再度表達誠意邀請，獲得首肯。由於楊牧不多言，我們也有些拘謹，雙方談話時斷時續。突然有人發現牆角放著一箱啤酒，楊牧靦腆地解釋說他喜歡喝啤酒，一買就是一箱。然後又笑著說，他沒幾天就會喝完一箱，倘若一直在同一家買，會令老闆驚訝，於是他另外找了一家，兩家交替購買。看起來他對自己略施小計而兩全其美，頗為得意。此時一位同學提議：「以後我們可以找老師喝酒嗎？」楊牧欣然同意。

臨別之前，我的同班同學胡為明特地朗誦了〈延陵季子掛劍〉，這是她在一九七三年首屆新詩朗誦比賽時，勇奪冠軍的選詩。胡為明以右手單手捧著詩集，左手

* 張 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輕搭在右手的前臂上，神態自若，以內斂、深沉的聲調誦讀，節奏急緩有致，情感細膩動人。楊牧聽完沉吟良久，緩緩地說：「我沒想到詩朗誦起來，會有這樣的韻味。」

那一年年底的第二屆新詩朗誦比賽之後，我們大約每個月會與楊牧聚會一次，除了有一次我們帶他去淡水老街外，其餘都是在他金山街的家中。每次大約有五六人參加，由主人準備各式酒類，菜餚則由我們負責。有幾回我們買了火鍋料，到他家洗洗切切，冬夜裏邊煮邊喝酒邊聊，非常過癮；有一次我還特地帶了母親做的幾道拿手菜，大家一起品嘗。或許是因為我們不是他直接授課的學生，感覺他面對我們時特別放鬆。我們常常聊的是那段時間楊牧的近作、文壇軼事、東門町的生活所見，有時穿插校園裏的趣聞，混搭閒扯，無所不談。聚餐後若有剩菜，我們會打包帶走，但有好幾回卻是楊牧要求留下，說他隔天可以充飢。

有一回吃飽喝足後，楊牧接到電話，原來是楊弦剛為楊牧新作〈帶你回花蓮〉譜成了曲，想要演唱給楊牧試聽。楊牧要我們趕快把餐桌清理乾淨，說是對音樂家的尊重。於是我們有幸參與了這首新歌的非正式發布會。

有一次去他家的都是男生，大家喝起酒來毫不拘束，看到茶几有一篇楊牧的英文論文，他說《中外文學》向他約稿，他沒時間寫，想把這篇論文譯成中文投稿。於是大家起鬨，要連續幾年獲得校內翻譯獎的單德興承擔論文中譯任務。當晚非常盡興，根本沒注意到已經半夜，沒有公車回木柵了。楊牧回臥房就寢，我們幾位同學就在客廳的沙發上隨意而臥。德興則幾乎通宵細讀論文。次日早上，大家又圍坐在餐桌，聽兩人討論論文內容。幾個月後，這篇譯作〈論一種英雄主義〉就在《中外文學》刊出。那是德興的第一篇學術翻譯，就是在那個眾人皆醉他獨醒的夜晚展開的。

一九七六年，幾位同學在政大成立了「長廊詩社」，邀請楊牧作首場演講，結束後，我們邀請他留下來一起喝酒。我們帶著他從四維堂一路走到籃球場，大夥兒就坐在地上喝起啤酒。其間有一位校警騎車經過，看了我們一眼，一句話都沒說就轉往別處。楊牧就說：「校警是世界上最好的警察，他們是要保護學生。」球場酒聚之後，我們之中有幾位忙著考研究所，叨擾楊牧的聚會就暫停了一個多月。

我僥倖考上政大歷史研究所，正在考慮是要先服預官役，還是先讀研究所，此時楊牧和我聯絡，告訴我他要成立書店，問我能不能幫忙？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工讀機會，決定先念研究所。那年我們一群人最後一次和他聚會喝酒時，楊牧高興地

向大家宣布洪範書店即將成立，準備出書。有人好奇問道：那不就是出版社嗎？楊牧解釋說：「不是。早期上海的出版社大都叫做書店，我們將來有機會也要成立店面，還可以賣賣鉛筆、橡皮擦。」沒想到他對書店有如此童趣的想像。

楊牧把我介紹給其他三位創辦人痼弦、葉步榮和沈燕士先生，過去曾聽過痼弦的演講，葉先生和沈先生則是初次見面。我後來才知道，開書店是楊牧和葉先生中學時代就有的夢想，現在終於實現。一九七六年夏天，洪範書店正式成立前，已有五本新書發排，幫忙編輯的是《幼獅文藝》的黃力智先生，也是這份月刊主編痼弦的屬下，我則負責新書的校對。四位創辦人對叢書的要求極高，我兢兢業業地工作，力求完美。痼弦有一次給我兩本《詩學》的校樣，要我校對，好讓我賺一點外快，我校完後還給痼弦。隔了幾日他遇見我，對我說：「橋橋說，這年輕人做事挺認真的。」然後把校樣還給我，我翻看一遍，發現他又挑出一些錯別字。我一則為自己的疏忽感到汗顏，另則由衷佩服資深主編的工夫。從此我更加嚴謹地校讀，偵測錯字的能力就慢慢增強了，尤其後來在閱讀學生論文時，往往對錯別字特別敏感。

我算是洪範初創時期的唯一員工。到了夏末，楊牧返西雅圖任教，不久之後痼弦也到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學位，沈先生忙於本身的工作，葉先生成了與我最常見面和聯繫的上司。我在力智兄指導下，慢慢熟悉編輯的工作。洪範偏愛鉛字排版，感覺書中文字有如立體。我常待在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廠中，看師傅如何檢字、排版，甚至上機印刷時還要特別注意有無掉字。每年暑假印刷廠忙著印教科書，不免耽擱其他印刷品的作業，這時編輯更要隨時待命，一面盯著印刷廠，一面隨時解決問題。

文字編輯和校對由我負責，葉先生統籌封面事宜，他有空時也會加入校稿。當時的文學書籍大多中規中矩，我大致追隨力智兄的原則，所以洪範早期的書看起來風格一致。我的編輯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美人圖》。王禎和在書中提到了余天和港星阿 B（鍾鎮濤），堅持要在這兩人的名字下方插入照片，他的理由是幾十年之後，讀者就不知道兩人長什麼樣子。這樣一說，我們也覺得有理，就照辦了。

洪範成立時，先在林森北路三八〇號七〇七室分租了一間小辦公室。書出版前，我們就忙著寄發新書消息，等待讀者的劃撥單。當時通常是四、五種書一起印刷、出版、上市，主要是考慮到節省寄書費用及發行成本。我們收到劃撥單後，需

要將收件人姓名、地址一個一個抄錄在白紙上，然後貼在以牛皮紙裹好裹緊的幾冊書上面。很快地，劃撥單愈來愈多，在那個沒有電腦的時代，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抄寫、包書、寄書。

記得葉先生和我第一次去中山北路的郵局寄書時，兩人各捧著一大落書，短短的一小段路，感覺愈來愈沉重，雙手痠得幾乎扛不住。好不容易到了郵局，卻因不知需要填大宗單，遭到郵局人員數落。之後我們才明白大宗郵寄有其程序，也知道事先填好大宗郵件單可以省很多事。後來書店添購了一臺直立式手推車，省了不少我們寄書的力氣。

這段期間，楊牧總會在暑假回臺灣，有回他約我在臺大附近的咖啡廳，拿著《楊牧詩集 I》的校稿，隨意翻開幾首詩，告訴我主要在描寫什麼。然後他鄭重、仔細地解釋標點符號的各種準則和細節，以及他個人習慣的用法，例如他寫文章不用頓號，因為標點符號是西方移入的產物，英文的標點符號中沒有頓號，都是用逗點。

我在大學時喜歡攝影，有回在楊牧家聚餐時帶了相機去，楊牧穿著長袍和大家一一合照。他特別滿意其中一張和某位同學合照中的自己，囑咐我洗成兩吋半身照。其實由彩色負片洗黑白，效果欠佳，我說我可以黑白底片幫他照一些，但他還是說那一張最好，於是那張我認為不夠好的半身照，就被他用為官方版照片了。一九七九年他結婚時又叮囑我和黃力智擔任攝影，我不記得當時婚宴上是否另外聘請了專業攝影師，只記得當天楊牧喜不自勝。幾天後我將洗好的照片連同底片交給他，他看了非常滿意，可惜當時忘了自己留下一份。

楊牧結婚後返美定居，我也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考入新聞局，於是離開了洪範。但楊牧對於我和我當時的女友（後來的內人）仍然非常關心，知道我們有意赴美讀書後，他寫了一封長信建議我們到他所任教的學系，分析各種利弊，替我們考量各種因素，鼓勵我由文而史也是一條可以嘗試的道路。但我後來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決定繼續攻讀歷史，辜負了楊牧的美意，也一直對楊牧感到歉疚。之後我們偶有通信，見面機會更少。

一九九六年我得知楊牧回到花蓮，在東華大學擔任人社學院院長，那時我已在中研院近史所服務了十二年。一九九八年，楊牧打算在人社學院成立歷史系，請謝國興教授撰寫規畫書，不久他得知國興兄是我的同事，於是立刻跟我聯繫，簡單敘舊後，就要我幫忙國興兄規畫。此事義不容辭，我就補充了兩項規畫構想。由於歷

史學系畢業生出路有限，我私心認為教育部應該不會通過此申請案。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接到楊牧電話，告訴我教育部原則上通過歷史系申請案，他非常高興，因為「文學院一定要有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和哲學系。以後我們再看情況設立哲學系」。原來的規畫書需要少許補充說明，楊牧請我幫忙，並由院辦公室的林君鴻祕書和我保持聯繫。這仍是規畫工作的延續，我就幫忙草擬回覆教育部的文稿。此時也不免想到，楊牧會不會要我更進一步的協助。

兩個多月後楊牧來電，得知我有教育部的副教授證書後，立刻就說希望我擔任新成立的歷史系系主任。因為我在研究院的工作穩定，學術資源豐富，而且我沒有大學行政工作的經驗，於是就婉拒了。同時我也告訴他，我雖然已經有政大的博士學位，但先前有個機會赴國外大學就讀博士班，還在撰寫論文階段，我想將它完成。對於我的理由，楊牧不能認同，他勸我別再想另一個學位，因為我已不需要再憑學位謀職了。繼而動之以情：「你想想看，能有一個機會創辦一個新系，是多麼難得。」「我跟你說這些話，我是把你當自己的弟弟看」。那幾日我反覆思索楊牧的話，頗為感動，也有一些心動，和內人討論之後，決定接受邀請。

我第一次到東華大學，楊牧安排我和校內幾位一級主管餐敘，再開車帶我駛過廣闊的校園。途經草木叢生的北半部校園時，他告訴我：「裏面有野兔，還有其他的小動物。」幾日後我在臺北拜見了牟宗燦校長。此後雖然有一些我個人借調手續的小問題，但一切堪稱順利。第一屆歷史系的新生，就在「九二一」強震的當天晚上，參加了迎新會，宣告東華歷史系的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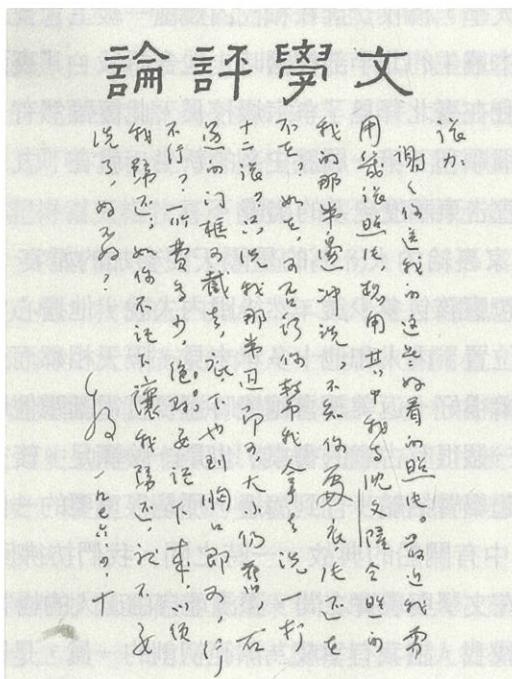
有回他打電話到家裏給內人，為的是隔天要參加的婚宴，一位史學界的朋友娶媳婦。他問內人紅包應該包多少錢，然後跟內人說，他擔心自己不太認識其他賓客，要內人幫他留個位置。內人和他十多年未見，隔天相鄰而坐，楊牧侃侃而談，得意地說兒子跟他感情很好，返美讀書轉機時還要打電話跟他聊天，然後描述盈盈師母如何幫新居找到一個很有古意的書桌，也是一臉滿足。後來他提到師母喜歡划船，她和船友需要一起舉臂抬船步行到海邊，那是很重要的一個儀式，然後信手拈來幾個西洋古典文學中有關船的典故。一時之間，我們彷彿回到當初金山街的聚會，他還是那個優游在文學與現實之間，瀟灑地自由出入的楊牧。

我一直以為楊牧找我，讓我有幸成為洪範初創的一員，是因為我在籌辦新詩朗誦比賽時有條有理，得到他的肯定。後來內人問了他這個問題，楊牧說是因為那次一夥人到籃球場上飲啤酒，走到半途時，他發現我不見了，過了不久，看到我搬著

一箱啤酒到球場，覺得我這個人 sophisticated。他特別強調，這個字對他來講是正面的意義，表示成熟、練達。洪範是楊牧為我開的第一扇窗，讓我持續接觸優秀的文學作品，也讓我累積出版實務經驗。後來我在中研院近史所服務，也參與所內的出版業務，基本上就是以洪範為師。洪範叢書封面折口的作者與內容介紹，文字精練，敘述精闢，一直被視為典範，我也試著在近史所每一本書的折口加上簡介。

在東華服務是楊牧為我打開的第二扇窗，感謝他的信任，給予完全的支持，使我能和全系師生共同創造了歷史。我把學生看成我的同輩，一起學習，系內運動風氣甚濃，教師和學生打成一片，以致漸漸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系風。去年東華歷史系成立二十周年，兩百多名歷屆系友攜眷返校，兩天的「回娘家」活動熱鬧非凡。看著學生帶著家眷舟車勞頓重返花蓮，爸爸或媽媽下場參加球類比賽時，另一半牽著兒女的手在場邊加油打氣，感受全系強烈的向心力。學生以母校母系為榮，他們給我的回饋，讓我的人生增添了不同的意義。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報·副刊·文學紀念冊》，2020年5月19日，後收入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時報文化2020年出版)



這是楊牧寄給我的第一封信，1976年4月10日寄出。我們在4月初曾有一次聚會，大家分別和他合影。信中提到的沈文隆，是我在政大西洋語文學系的同班同學。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三十卷・第三期 要目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

單德興、張 力、向 陽、鄭毓瑜、吳冠宏
須文蔚、潘少瑜、何雅雯、廖肇亨、林維杰

「上帝、生命與宇宙：在十字路口的當代科學與哲學」專輯

「上帝、生命與宇宙：在十字路口的當代科學與哲學」
專輯導言（鄭凱元、王 華）

「終極無為宇宙觀」的重要性：無造物主主義初探
(任博克)

如何在哲學中獲取「確定的」知識：向莊子取經以完成康
德、懷德海與海德格未竟的哥白尼式革命
(格奧爾格·諾赫夫著、王 尚譯)

生命科學的邏輯性定律加註系統之必要性
(蔡有光、盧清佑、鄭凱元)

歸納難題、規律性、勢與儲能：當代西方科學哲學與金岳
霖的本體論相遇（陳思廷）

荀子對儒家人文主義的貢獻（王 華）

跨文化視域下的人格同一論（鄭凱元）

文哲論壇

展演階級？——論《底層》的文本脈絡、意識形態操作與
中國化實踐（陳相因）

書目文獻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訂補述略（陳國安）

臺灣 臺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九月

